

弥漫在雪域的 藏传佛教



姜安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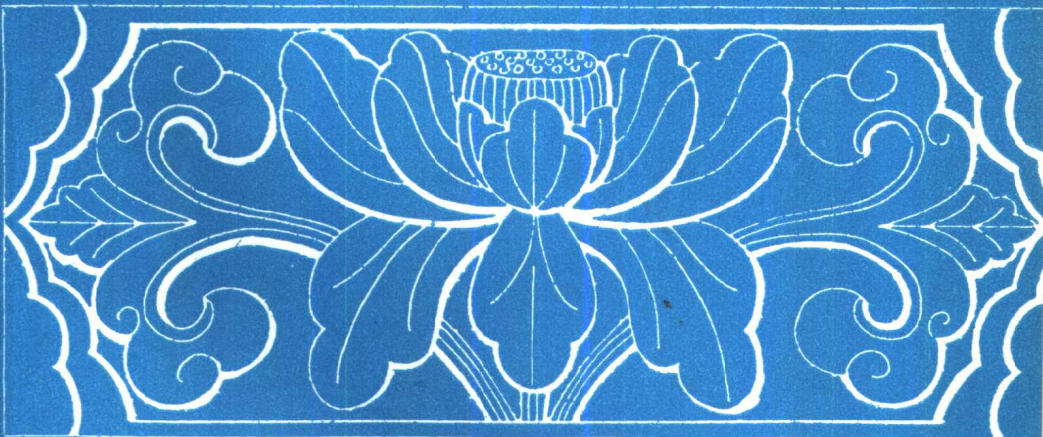
弥漫在雪域的 藏传佛教

姜安 著

顾问：多 识（藏族） 闵有德（藏族）



00176273



甘肃民族出版社

1-
元

(甘)新登字第02号

弥漫在雪域的藏传佛教

姜安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25插页3 字数211,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421-0161-7/K·23 定价: 4.45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
PDG

内 容 简 介

生活在世界屋脊的藏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藏民族全民信奉的藏传佛教给藏族人民以及他们世代生息的雪域高原蒙上了一层浓浓的神秘色彩，历来为世人所瞩目。藏传佛教究竟是怎样一种宗教？它有哪些独特的教义、教规、教派？它供奉哪些神灵？它在寺院建筑、宗教艺术、活佛转世等方面有哪些神奇建树？作为佛教的一门分支，它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使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在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顶礼膜拜、虔诚信仰？而且对这个民族的文化、经济、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本书将给您满意的解答。

本书是由专业作家撰写的国内首部从文化角度描述藏传佛教及藏民族的专门著述。作品采用散文笔调，文笔优美流畅，内容丰富翔实，既有学术探讨的严肃性，又有文化论述的活泼性，而且还展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素材，读来趣味盎然，实为一本可求知、亦可欣赏的好书。

序 言

藏传佛教也称藏语系佛教，与汉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这三足鼎立的佛教体系，从表面上看来都是佛教，似乎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佛经语种的差别，实际上则不然，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巴利语系佛教属于小乘佛教。大乘和小乘之间除了四种弟子的基本戒律方面有相同之处外，在教义和价值观念、追求目标等方面没有相同之处。就佛教最基本的佛、法、僧三宝的概念，大小乘之间有着天渊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来自经典学说。在巴利语系的佛经中只有属于第一法轮的《四谛经》和律部《阿含经》之类，不但没有佛传给乌仗焉国王恩扎菩提和香巴拉法王月贤等人的《密集主续》和《时轮主续》等四续部经典，就连属于第二、第三法轮的《般若》、《庄严》、《法华》、《涅槃经》之类的大乘经典都没有。因此，上座部小乘佛徒以自己所见经典为依据，认为大乘经典“非佛亲授”。后来龙树、弥勒、无著等大乘师以有力的证据，破除了反对大乘法的部派偏见、弘扬了大乘教义，曾一度时期只在高智弟子中传习的大乘法在社会大众中得到了普及。密咒散见于各种佛经，但属于大乘佛法核心的成佛捷径密道理法类《四续部》、佛在世时只传给了文殊、普贤、大势至等大菩萨和根器特优的少数

僧俗弟子。当时传授，修炼方式极密，保密措施极严。故佛示寂数百年间未曾闻世，到了龙树时代修密法的人才逐渐多了起来。因此早期的小乘佛法的资料中没有佛传大乘法 and 密法的记载。现在有些人的所谓“大乘法典佛去世数百年后形成”、“密法来自印度教《吠陀》”等观点显然受了小乘佛教传说和资料的影响。如果这种观点成立，就要承认，除了上座部的《阿含经》之类的几部经典外，属于第二、第三法轮的所有经典和《四续》部全是“托佛之名的伪作”这样一种观点。因为若非佛所创，不能称作“佛法”。对小乘教这一类观点，印度的大乘师和历代藏传佛教大师的著作中有很多反驳和论证。此处不必费舌。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同属大乘教，显宗方面的教义理论基本经典也大致相同，都是以《大般若经》为主。从道理上讲藏传和汉传佛教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共同点，但实际上也不然。

一、共同遵循的经典虽然相同，但对经文的解释和教义的理解方面，藏传和汉传佛教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二、汉传佛教属于显宗佛教，在汉文佛经中只有事部和行部的两三种密法译本，其余全部是显宗经典。就连禅宗也是显宗的一个派别，虽然有“禅密”之称，但也不算上密宗，而藏传佛教是显密结合的大乘教，在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共有佛经译本779种，其中密部经典398种，占51%，《丹珠尔》部共有印度高僧的著述2337种，其中密典有1747种，占74.8%藏传佛教历代高僧的佛教论著不下几十万种，其中70%以上是密宗著述。由于这种原因在整个教义和修持方面藏传佛教有了与汉传佛教完全不同的特点。三、藏传和汉传佛教在地域生活环境、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文化形态方面具有重大的差别。例如寺庙佛塔建筑风格，佛像的造型色调、供仪礼乐、规章制度、饮食服饰和

学修生活方式、宗教习俗和信仰心理等方面的不同差别。同样的观世音，在藏传佛教中是慈悲尊严的男性，而在汉传佛教中却变成了清秀庄重的妙龄女子；同样的弥勒在藏传佛教中只有佛和菩萨两种形象，而在汉传佛教中却多出了一个笑容满面的“大肚罗汉”形象。至于千奇百怪，五颜六色的藏传佛教的密宗佛像在汉传佛教的寺庙中是找不到的。

总之，藏传佛教既有佛教的共性，也有藏传佛教特有的个性。实际上藏传佛教可以说是佛教意识形态和藏族历史文化长期融合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

当今世界上正在兴起一股研究藏学的热潮，居于藏族文化主干地位的藏传佛教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这本书的出版，一定能够满足想从宏观上了解藏传佛教的很大一部分人的愿望。

本书的作者姜安女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专业作家，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方面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介绍藏族风情的电视片《从帐圈走来》的富有诗情哲理的解说词出自她的生华妙笔。这个电视片曾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她的《弥漫在雪域的藏传佛教》我是第一个读者，我受作者的委托，从头到尾进行了审阅，她虽然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藏传佛教专业研究人员，但她的有关知识的储备量和对藏传佛教的了解深度，使我感到惊讶。

我六岁入寺，从小学习藏文佛学显密经典，先后得到过十多位藏传佛教著名格西的传授栽培，青少年时代在大寺院中渡过，受佛教的熏陶将近五十年了。由于自己才识有限，学到的东西很少，谈不上“精通”。但还略懂一点，再加上自己性格直爽，不善于奉承别人。我看了这本书后，的确找不出什么毛病。个别细节问题，随时发现，随时做了纠正。在密宗的义理和修持方面某些问题，虽然介绍的有点笼统，但这更符合一般公开的密籍所采用的

方法，没有必要说得更具体透彻。

总的看来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作者不带任何框架、不执因袭偏见，客观地、如实地反映了藏传佛教的情况；

二、本书涉及的内容很广，对藏传佛教的各个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透视；

三、作者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所参考的书籍多达三、四十种，其中大多数资料中所反映的情况符合实情，本书介绍的情况完全可以信赖；

四、本书的作者虽是一位艺术修养很高的文艺作家，但在本书中却没有文艺小说式的夸张和虚构，没有气功师式的凭感觉乱说，没有不懂装懂的想象臆测，显示了作者的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高贵精神。

五、书中没有采用专业性很强，艰涩难懂的语汇，没有枯燥无味的抽象说教，没有舞文弄墨的弊病，用通俗质朴，浅显易懂的语言，直观形象地将一幅幅藏传佛教的五彩缤纷的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起来仿佛有一股强烈的感染力吸引着你不放。

我希望今后多写出不带偏见，正确反映民族宗教文化方面的这类书籍，以帮助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增强民族团结。

中国藏文系高级佛学院副研究员 多 识

于1992年2月19日



作者简介

姜安，1950年生于东北抚顺，长于陕西。1969年12月入伍，197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现为兰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甘肃作家协会会员、甘肃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常务理事、甘肃省藏学研究会理事。出版过长篇传记体小说《在烈火中》等两部书，在《人民文学》等杂志、报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数十篇，并撰写电视文化片七部。其中，报告文学《两位父亲》、电视文化片《从帐圈走来》、《尼姑生涯》等被介绍、输出到国外、香港等地区；《从帐圈走来》、《两位父亲》、及报告文学《书记的邀请》等分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颁发的优秀节目奖及《青春》等刊物奖。作家小传已被收入《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

- 1 藏传佛教在雪域（引言）
- 7 喜马拉雅的晶峰折射出的宗教幻想
- 18 藏民族与来自异国他邦的释迦牟尼像
- 27 色彩各异的袈裟——藏传佛教不同的教派
- 39 宗喀巴和他的宗教改革
- 48 活佛的转世
- 61 活佛的涅槃和神秘的肉身塔
- 70 恢宏的寺院建筑
- 80 藏传佛教所供奉的神灵
- 88 千姿百态的佛像造形艺术
- 96 秀美的唐卡、堆绣和佛教壁画
- 105 永世旋转的嘛呢经轮——藏传佛教的祈祷
- 112 严谨、规范的寺院礼仪、仪制
- 124 充满象征意义的法器、法乐、法舞
- 140 浩如烟海的经卷、典籍
- 151 学院、学制、学位

藏传佛教在雪域（引言）

青藏高原，是一片凝重、庄严的土地。

自从人类从这块地球行星表面最高拔、最严峻的陆地上站立起来，便赋予了它一个再贴切不过的称谓——雪域。

雪域，是一片永远能引出人类豪迈感的地域！

博大与高拔，使它拢抱了世界上几乎最高峻的一批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巴颜喀拉山脉、唐古拉山脉、祁连山脉、喀喇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横断山脉等等；并涵括了中华大地以及亚洲南部的许多大江大河的源头。

令人生畏的海拔高度、以及环护着它的厚厚的天然屏障，使它成为地球上最后一片在人们面前显露出真实面目的高原。

众多的探险家、科学家、艺术家、传教士的好奇心、野心、信仰和使命感，永久地镌刻在了这里；无数学者、商贾、入侵者的喘息、惊异和叹服，也恒久地留在了这里……

雪域又是谜一般的土地。

横亘于这片高原上的草原、荒漠、终年不融的积雪、独特的阳光、紫外线和湛兰湛兰的天空，还有发生于此的罕见、壮阔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都构成了它对外界永久的魅力与诱惑力。

然而使雪域高原对外界产生最大吸引力的，却是诞生于此的独树一帜的高原文明与文化（为与其它地域文化区别起见，不妨称它为雪域文明与文化）。

是的，喜玛拉雅山圣洁的冰峰和雅鲁藏布江不息的滔滔，在这里映照和推涌出了灿烂的历史和文化。这别具一格的文明与文化，不仅以其巨大的向心力，将数万年来生息、繁衍于此的雪域居民，凝聚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伟大民族——藏民族。而且这种文明与文化，在与汉族以及国内、外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补充、相互吸引、紧紧相连中，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完整篇章。

而在雪域文化中，最为独特、最为神奇、造成了雪域高原神秘气氛最强烈色彩的，便是由藏民族所创立、信奉、传播的藏传佛教。

可以说，在这块凝重、庄严、神秘的雪域上，不仅处处显示着历史前进的足迹以及优秀的高原文明与文化成果；同时，也并存着生命轮回说和浓烈神秘的宗教文化氛围。

当宇宙天体中的太阳，把一天中最初的光线射向地球的时候，雪域高原的清晨，如同世界许多地方一样开始躁动、欢腾起来。作为现代文明标志的无线电波，载着千里之外首都北京报晓的钟声到达雪域，催促着人们走出现代化楼房、居民区、或古老的村寨、帐圈，进入繁忙的劳动与创造。然而，雪域的躁动与欢腾，却是伴随着袅袅上升的祝愿祈祷来临的。不少人家的院内、屋顶上漂起香柏、奶汁、糌粑燃烧的清烟，晨空中散发着略带苦涩的燥烟味……雪域的居民在虔诚的祝祷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养育了祖先的土地上，工厂的轰鸣与飞机、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喧嚣，已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之中。

然而在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隆达旗、五色经幡仍猎猎飘舞。人们用自己的辛劳与智慧创造着生活，同时也向佛表达着敬意，向上传达着虔诚……

虽然今天，绝大多数村落、山寨、帐圈的生产组织与经济结构已随时代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然而，不论是村落、山寨、还是辽阔草滩上的帐圈，差不多仍是以嘛尼房为中心而建造的。那些印有经文的祈祷场所，可以说是村庄、山寨的核心和灵魂……

在不少藏族人家的庭院中，已有神气活显的手扶拖拉机、割草机等农牧业机械进进出出。然而，神秘的符咒也贴在不少人家的门楣上，那是主人希望这些镇妖的符咒能发挥护家、护国、护部落村寨和镇宅的威力……

现代化的家用电器、高档的组合家俱和高级室内装饰材料已进入了人们的居室中，美化着人们的生活，提高着生活的格调。然而，在信教群众的居室中，却不能没有佛的位置。富裕殷实些的家庭，在室内设有专门的佛堂；不富裕的家庭也要在家中显著位置设一小小的佛龛台。无论他们多繁忙、多劳累，他们都能挤出时间举行宗教仪式，向神佛奉献贡品、净水。佛灯，在佛龛前烁烁长明……天天如故，岁岁如此。

雪域居民的饮食结构亦在变化着，现代化的飞行、运载工具，能以快捷的速度从天上、陆地将世上的一切美食“泊”到雪域高原来。咖啡、威士忌，已摆上寻常百姓的餐桌。然而，痛饮之前，人们谁也忘不了先用右手最洁净的无名指蘸少许酒汁，向空中连弹三下，代表着向佛、法、僧三宝致意……

尼龙、化纤织物对于雪域居民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之物。着西服、牛仔服的高原男女青年常在集市、商场与你擦肩而过；时髦的

金项链戴在了雪域女儿们的脖颈上；然而，一根由活佛念经加持过的吉祥结，对于许多人来说显得更为重要。他们认为这种由色绺所挽的“顺瓦”，能够为他们消灾祛难，因而既使在西服之下，也常有人系着一根吉祥结……

至于念珠、护身符，更是被不少人珍藏于身上。一百零八粒念珠，日复一日地被不少人数捻着。那些由菩提子、珠宝、骨头或木制的佛珠，不论价值高低，同样被用来向佛祖传达心声。那些粗糙的、或细腻的手指，在佛珠上数百万次、亿万次地数捻着……。而那种装有精致佛像和密咒的护身符、藏语称为“嘎乌”，更被许多人紧贴胸口永不离身。表示着佛的神力与他们永伴。这样，他们便觉着踏实，觉着跟踪的灾难会被消除，袭来的邪恶会被化解……

困苦与灾难，不会使雪域主人呼天嚎地。虽然新建的心理咨询、老人、残疾人等一系列机构，向人们宣传着摆脱心理障碍、孤独、恐慌、压抑等的方式方法。然而，这里的人们更多地只是默呼三宝（佛、法、僧），诵咏千古留下来的六字箴言。在雪域，可以说从瑜伽行者到牧童，几乎都会唱咏这首佛教赞歌，无论在高高的山岗，还是在深深的谷底，也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在遥远的荒漠……

在雪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手和嘴有功夫，这里的不少人就要诵念祷词和转动嘛尼经轮。那镌刻着六字真经的手轮，在不少人手中毕生地旋转着，不少人就在这虔诚地祝祷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雪域是文化气氛浓厚的艺术化的土地。这里的绘画、雕塑、铸造、建筑……无不透着令人称颂的艺术光辉。然而，无论是古老的唐卡、堆绣作品，还是已高度抽象化了的现代壁画、浮雕，

许多题材仍与宗教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佛教构成了雪域高原文化、艺术、文献的精华。今天，现代化的舞厅、卡拉OK营业厅在雪域随处可见。然而，踢踏舞、锅庄、“罗罗舞”等民间传统舞蹈同样受到钟爱。而且在许多场合，这种集体的娱乐活动开场之前，仍要由煨桑拉开序幕。人们请德高望众的长者念祭辞愿文，在小小的金刚杵和铜钹叮咛作响中，娱乐活动渗进了浓浓的祈愿祥和、幸福永驻人间的宗教气氛……

雪域居民的婚礼，是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的。舞蹈、歌唱在结亲双方家庭亲朋聚会中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更少不了招福和祈神的仪式。许多人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请喇嘛礼诵祈祷。许多地方将羊毛捻成的一种称为“穆”的线粘在新郎的前额，而将一根蓝色的吉祥的绳粘在新娘的前额。新郎手握一支箭，给神供奉青稞酒和食品；而新娘手拿一支纺锤，供上奶酪和“细玛”（糌粑和奶油的混合物），然后新郎和新娘同坐在白色（藏族民众普遍崇尚白色，他们认为白色是美好的化身，是善的象征。它代表纯洁、温和、善良、慈悲、吉祥）的毡毯上，向亲人致意并接受人们的祝福……整个婚礼过程不仅贯穿着象征吉祥意义的宗教仪式，而且婚礼后，刚建立起新家庭的夫妇和他们的亲属，还要去寺院布施献茶，祈求白头偕老、幸福安宁。

一个新生命呱呱落地，不少家庭必定要请寺院高僧为之赐福。有的还要请高僧为新的生命命名。从此，那小生命从小到老、事无巨细，便都在佛理教义的支配之下。生生死死，轮回不绝……

现代医学虽已使人的寿命和健康水平大为提高，然而，雪域居民中的不少人，在遇到病难疾患时，仍招请喇嘛诵经占卜，攘灾祛邪；或请咒师念密咒、送祀食，驱赶病魔……

对于故去的人，人们已开始接受追悼会的形式悼念他们。然而，许多地方、许多人仍要另请喇嘛作法、超度亡灵。对于死者的财物，一部分作为喇嘛诵经超度之用，其余的布施给寺院……亡者的尸骨，或天葬、或火葬、或水葬、或土葬。总之，要让原本就来自天、土、水、火“四界”的生灵，再归于天、土、水、火“四界”，他们认为这样一切才显得合情合理、天经地义……

……佛教教义的生死轮回之说，可以说已渗透进了这片凝重、庄严、神秘的雪域。藏传佛教的痕迹，无处不在；藏传佛教的折光，无处不有。

今天，可以说以藏传佛教为载体的文化内容，已成为藏民族主体文化的构成部分。毋庸置疑，藏传佛教已成为生息在雪域高原的藏民族、以及其他信仰它的民族群众的精神支柱和情感寄托。在很大程度上，藏传佛教影响着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

藏传佛教是发生在雪域高原上的独特的文化现象。

藏传佛教是历史留在雪域的神奇的作品。

然而，藏传佛教究竟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它涵括着哪些内容？这一宗教形式何以对藏民族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它在雪域高原，以及在蒙古、土、裕固、纳西、普米、门巴等民族中为何经久不衰？藏传佛教无论作为一种“存在”，还是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与文化成果，都为历史、为世人提出了一个必须正视的课题。

喜马拉雅的晶峰折射出的宗教幻想

踏上浩茫的雪域，不论是谁都会立即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进入了一个被涂抹了现实与超现实色彩的世界、游弋在神话传说的海洋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屹立于雪域藏地的每座山峰、每块草滩、每汪湖泊、溪流，都无遗漏地被藏族人构思、杜撰出了优美、动人的故事。这故事又被全体雪域居民所公认。

那些冷峻的自然物被赋予了跳荡的生命。它们——那些山峰和湖泊，或凶煞、或善良、或高贵、或卑微、或冷漠善妒、或宽怀大度、或哀怨不振、或乐观凛然……在雪域，世间、天界，神奇地交融着；现实、梦幻微妙地契合在一起；现实的物质世界与非现实的、超现实的精神世界，奇异地并存着。

有人说，藏民族是具有高超形象思维能力和梦幻意识的民族。这话不假。然而我们不能不说，正是他们所占据着的那块地球上最孤寂的生存高地，赋于了他们最广大的精神空间和思维特质。

人们喜欢以罗曼蒂克的手法，把那些突兀于世界陆地之巅的雪山，描绘为披着柔曼轻纱的少女；把人们凭着氧气筒和现代技术装备攀登而到达的某一海拔高度，称作“征服”。然而，当他